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69n1321

馬祖道一禪師廣錄

（四家語錄卷一）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321
江西馬祖道一禪師語錄

江西道一禪師，漢州什方縣人也，姓馬氏，本邑羅漢寺出家。容貌奇異、牛行虎視、引舌過鼻、足下有二輪文。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，受具於渝州圓律師。唐開元中，習定於衡嶽傳法院，遇讓和尚，知是法器。問曰：「大德坐禪圖什麼？」師曰：「圖作佛。」讓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磨。師曰：「磨磚作麼？」讓曰：「磨作鏡。」師曰：「磨磚豈得成鏡？」讓曰：「磨磚既不成鏡，坐禪豈得成佛耶？」師曰：「如何即是？」讓曰：「如牛駕車，車不行，打車即是？打牛即是？」師無對。讓又曰：「汝為學坐禪？為學坐佛？若學坐禪，禪非坐臥。若學坐佛，佛非定相。於無住法，不應取捨。汝若坐佛，即是殺佛。若執坐相，非達其理。」師聞示誨，如飲醍醐。禮拜問曰：「如何用心，即合無相三昧？」讓曰：「汝學心地法門，如下種子。我說法要，譬彼天澤。汝緣合故，當見其道。」又問曰：「道非色相，云何能見？」讓曰：「心地法眼，能見乎道；無相三昧，亦復然矣！」師曰：「有成壞否？」讓曰：「若以成壞、聚散而見道者，非見道也。」聽吾偈曰：「心地含諸種，遇澤悉皆萌；三昧華無相，何壞復何成？」師蒙開悟，心意超然，侍奉十秋，日益玄奧。初，六祖謂讓和尚云：「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，蹋殺天下人。」蓋謂師也。讓弟子六人，惟師密受心印。始自建陽佛跡嶺，遷至臨川，次至南康龔公山。大曆中，隸名於鍾陵開元寺。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，親受宗旨，由是四方學者，雲集座下。讓和尚聞師闡化江西，問眾曰：「道一為眾說法否？」眾曰：「已為眾說法。」讓曰：「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。」遂遣一僧往彼：「俟伊上堂時，但問作麼生，待渠有語記取來。」僧依教往問之，師曰：「自從胡亂後，三十年不少鹽醬。」僧回舉似讓，讓然之。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，各為一方宗主，轉化無窮。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，登建昌石門山，於林中經行，見

洞壑平坦，謂侍者曰：「吾之朽質，當於來月歸茲地矣！」言訖而回。既而示疾，院主問：「和尚近日尊候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日面佛、月面佛。」二月一日，沐浴、跏趺、入滅。元和中，謚大寂禪師，塔曰大莊嚴。

祖示眾云：「汝等諸人，各信自心是佛，此心即佛。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，傳上乘一心之法，令汝等開悟。又引《楞伽經》以印眾生心地。恐汝顛倒，不信此一心之法，各各有之。故《楞伽經》以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夫求法者，應無所求。心外無別佛，佛外無別心。不取善、不捨惡，淨穢兩邊，俱不依怙。達罪性空，念念不可得，無自性故。故三界唯心，森羅及萬象，一法之所印。凡所見色，皆是見心。心不自心，因色故有。汝但隨時言說，即事即理，都無所礙。菩提道果，亦復如是。於心所生，即名為色。知色空故，生即不生。若了此意，乃可隨時著衣喫飯，長養聖胎。任運過時，更有何事？汝受吾教，聽吾偈曰：『心地隨時說，菩提亦只寧。事理俱無礙，當生即不生。』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脩道？」曰：「道不屬脩。若言脩得，脩成還壞，即同聲聞。若言不脩，即同凡夫。」又問：「作何見解，即得達道？」祖曰：「自性本來具足，但於善惡事中不滯，喚作脩道人。取善捨惡，觀空入定，即屬造作。更若向外馳求，轉疎轉遠。但盡三界心量，一念妄心，即是三界生死根本。但無一念，即除生死根本，即得法王無上珍寶。無量劫來，凡夫妄想，諂曲邪偽，我慢貢高，合為一體。故經云：『但以眾法合成此身，起時唯法起，滅時唯法滅。』此法起時不言我起，滅時不言我滅。前念後念中念，念念不相待，念念寂滅，喚作海印三昧，攝一切法。如百千異流，同歸大海，都名海水。住於一味，即攝眾味；住於大海，即混諸流。如人在大海中浴，即用一切水。所以聲聞悟迷，凡夫迷悟。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地位、因果階級，心量妄想，脩因證果，住於空定，八

萬劫二萬劫，雖即已悟，悟已却迷。諸菩薩觀如地獄苦，沈空滯寂，不見佛性。若是上根眾生，忽爾遇善知識指示，言下領會，更不歷於階級地位，頓悟本性。故經云：『凡夫有反覆心，而聲聞無也。』對迷說悟，本既無迷，悟亦不立。一切眾生從無量劫來，不出法性三昧，長在法性三昧中，著衣喫飯，言談祇對，六根運用，一切施為，盡是法性。不解返源，隨名逐相，迷情妄起，造種種業。若能一念返照，全體聖心。汝等諸人各達自心，莫記吾語。縱饒說得河沙道理，其心亦不增；縱說不得，其心亦不減。說得亦是汝心，說不得亦是汝心，乃至分身放光，現十八變，不如還我死灰來。淋過死灰無力，喻聲聞妄脩因證果；未淋過死灰有力，喻菩薩道業純熟，諸惡不染。若說如來權教三藏，河沙劫說不盡，猶如鉤鎖亦不斷絕。若悟聖心，總無餘事。」久立，「珍重！」

示眾云：「道不用脩，但莫汙染。何為汙染？但有生死心，造作趨向，皆是汙染。若欲直會其道，平常心是道。何謂平常心？無造作、無是非、無取捨、無斷常、無凡無聖。經云：『非凡夫行，非聖賢行，是菩薩行。』只如今行住坐臥，應機接物，盡是道。道即是法界，乃至河沙玅用，不出法界。若不然者，云何言心地法門？云何言無盡燈？一切法皆是心法，一切名皆是心名，萬法皆從心生，心為萬法之根本。經云：『識心達本源，故號為沙門。』名等義等，一切諸法皆等，純一無雜。若於教門中，得隨時自在。建立法界，盡是法界；若立真如，盡是真如；若立理，一切法盡是理；若立事，一切法盡是事。舉一千從，理事無別，盡是玅用，更無別理，皆由心之迴轉。譬如月影有若干，真月無若干；諸源水有若干，水性無若干；森羅萬象有若干，虛空無若干；說道理有若干，無礙慧無若干。種種成立，皆由一心也。建立亦得，掃蕩亦得，盡是玅用，盡是自家。非離真而有立處，立處即真，盡是自家體。若不然者，更是何人？一切法皆是佛法，諸法即是解脫，解脫者即是真如。諸法不出於真如，行住坐臥，悉是不思議用，不待時節。經

云：『在在處處，則為有佛。』佛是能仁，有智慧善機性，能破一切眾生疑網，出離有無等縛。凡聖情盡，人法俱空，轉無等倫，超於數量，所作無礙，事理雙通。如天起雲，忽有還無，不留礙跡。猶如畫水成文，不生不滅，是大寂滅。在纏名如來藏，出纏名淨法身。法身無窮，體無增減。能大能小，能方能圓，應物現形。如水中月，滔滔運用，不立根栽，不盡有為，不住無為。有為是無為家用，無為是有為家依。不住於依，故云如空無所依。心生滅義，心真如義。心真如者，譬如明鏡照像。鏡喻於心，像喻諸法。若心取法，即涉外因緣，即是生滅義。不取諸法，即是真如義。聲聞聞見佛性，菩薩眼見佛性，了達無二，名平等性。性無有異，用則不同。在迷為識，在悟為智。順理為悟，順事為迷。迷即迷自家本心，悟即悟自家本性。一悟永悟，不復更迷。如日出時，不合於暗。智慧日出，不與煩惱暗俱。了心及境界，妄想即不生。妄想既不生，即是無生法忍。本有今有，不假脩道坐禪。不脩不坐，即是如來清淨禪。如今若見此理真正，不造諸業，隨分過生；一衣一衲，坐起相隨，戒行增薰，積於淨業，但能如是，何慮不通。久立，諸人珍重！」

西堂、百丈、南泉侍祖翫月次，祖曰：「正恁麼時如何？」西堂云：「正好供養。」百丈云：「正好脩行。」南泉拂袖便去。祖云：「經入藏、禪歸海，唯有普願獨超物外。」(西堂藏，百丈海，南泉願。)

南泉為眾僧行粥次，祖問：「桶裡是甚麼？」泉曰：「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？」祖便休。

百丈問：「如何是佛旨趣？」祖云：「正是汝放身命處。」

大珠初參祖，祖問曰：「從何處來？」曰：「越州大雲寺來。」祖曰：「來此擬須何事？」曰：「來求佛法。」祖曰：「自家寶藏不

顧，拋家散走作什麼？我這裏一物也無，求甚麼佛法？」珠遂禮拜，問曰：「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？」祖曰：「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，一切具足，更無欠少，使用自在，何假向外求覓？」珠於言下自識本心，不由知覺，踊躍禮謝。師事六載後歸，自撰《頓悟入道要門論》一卷。祖見之，告眾云：「越州有大珠，圓明光透，自在無遮障處也。」

泐潭法會禪師問祖云：「如何是西來祖師意？」祖曰：「低聲近前來。」會便近前，祖打一摑云：「六耳不同謀，來日來。」會至來日，猶入法堂云：「請和尚道。」祖云：「且去！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。」會乃悟云：「謝大眾證明。」乃繞法堂一帀便去。

泐潭惟建禪師，一日在法堂後坐禪，祖見之，乃吹建耳兩吹，建起定，見是祖，却復入定。祖歸方丈，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建，建不顧，便自歸堂。

石鞏慧藏禪師，本以弋獵為務，惡見沙門。因逐羣鹿從祖菴前過，祖乃迎之。藏問：「和尚見鹿過否？」祖曰：「汝是何人？」曰：「獵者。」祖曰：「汝解射否？」曰：「解射。」祖曰：「汝一箭射幾箇？」曰：「一箭射一箇。」祖曰：「汝不解射。」曰：「和尚解射否？」祖曰：「解射。」曰：「和尚一箭射幾箇？」曰：「一箭射一羣。」曰：「彼此是命，何用射他一羣？」祖曰：「汝既知如是，何不自射？」曰：「若教某甲自射，即無下手處。」祖曰：「這漢曠劫無明煩惱，今日頓息。」藏當時毀棄弓箭，自以刀截髮，投祖出家。一日，在厨作務次，祖問曰：「作什麼？」曰：「牧牛。」祖曰：「作麼生牧？」曰：「一迴入草去，便把鼻孔拽來。」祖曰：「子真牧牛。」

僧問祖云：「請和尚離四句、絕百非，直指某甲西來意。」祖云：「我今日無心情，汝去問取智藏。」其僧乃問藏，藏云：「汝何不

問取和尚？」僧云：「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。」藏以手摩頭云：「今日頭痛，汝去問海師兄。」其僧又去問海，海云：「我這裏却不會。」僧乃舉似祖，祖云：「藏頭白，海頭黑。」

麻谷寶徹禪師一日隨祖行次，問：「如何是大涅槃？」祖云：「急。」徹云：「急箇什麼？」祖云：「看水。」

大梅山法常禪師，初參祖，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祖云：「即心是佛。」常即大悟。後居大梅山，祖聞師住山，乃令一僧到，問云：「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麼，便住此山？」常云：「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，我便向這裏住。」僧云：「馬師近日，佛法又別。」常云：「作麼生別？」僧云：「近日又道非心非佛。」常云：「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，任汝非心非佛，我只管即心即佛。」其僧回舉似祖，祖云：「梅子熟也。」

汾州無業禪師參祖，祖覩其狀貌瓌偉，語音如鐘，乃曰：「巍巍佛堂，其中無佛。」業禮跪而問曰：「三乘文學粗窮其旨，常聞禪門即心是佛，實未能了。」祖曰：「只未了底心即是，更無別物。」業又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？」祖曰：「大德正鬧在，且去，別時來。」業纔出，祖召曰：「大德！」業迴首，祖云：「是什麼？」業便領悟禮拜，祖云：「這鈍漢禮拜作麼？」

鄧隱峰辭祖，祖曰：「甚處去？」云：「石頭去。」祖曰：「石頭路滑。」云：「竿木隨身，逢場作戲。」便去。纔到石頭，乃遶禪牀一匝，振錫一下，問：「是何宗旨？」頭曰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峰無語，却回舉似祖，祖曰：「汝更去，見他道：『蒼天！蒼天！』汝便噓兩聲。」峰又去，一依前問，頭乃噓兩聲，峰又無語，歸舉似祖，祖曰：「向汝道，石頭路滑。」

峰一日推土車次，祖展脚在路上坐，峰云：「請師收足。」祖云：「已展不收。」峰云：「已進不退。」乃推車碾過，祖脚損，歸法堂，執斧子云：「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。」峰便出，於祖前引頸，祖乃置斧。

石臼和尚初參祖，祖問：「什麼處來？」臼云：「烏臼來。」祖云：「烏臼近日有何言句？」臼云：「幾人於此茫然在？」祖云：「茫然且置，悄然一句作麼生？」臼乃近前三步，祖云：「我有七棒寄打烏臼，你還甘否？」臼云：「和尚先喫，某甲後甘。」却迴烏臼。

亮座主參祖，祖問曰：「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，是否？」亮云：「不敢。」祖曰：「將甚麼講？」亮云：「將心講。」祖曰：「心如工伎兒，意如和伎者，爭解得經？」亮抗聲云：「心既講不得，虛空莫講得麼？」祖曰：「却是虛空講得。」亮不肯，便出。將下階，祖召云：「座主！」亮回首，豁然大悟，便禮拜。祖曰：「這鈍根阿師，禮拜作麼？」亮歸寺，告聽眾曰：「某甲所講經論，謂無人及得。今日被馬大師一問，平生工夫氷消瓦解。」徑入西山，更無蹤跡。

洪州水老和尚初參祖，問：「如何是西來的的意？」祖云：「禮拜著。」老纔禮拜，祖便與一蹋，老大悟，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：「也大奇，也大奇，百千三昧、無量玅義，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去。」便禮拜而退。後告眾云：「自從一喫馬師蹋，直至如今笑不休。」

龐居士問祖云：「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？」祖曰：「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」又問祖云：「不昧本來人，請師高著眼。」祖直下覷，士云：「一種沒絃琴，唯師彈得玅。」師直上覷，士乃作禮。祖歸方丈，士隨後入，曰：「適來弄巧成拙。」又

問：「如水無筋骨，能勝萬斛舟，此理如何？」祖曰：「這裏無水亦無舟，說甚麼筋骨？」

僧問：「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？」祖曰：「為止小兒啼。」曰：「啼止時如何？」祖曰：「非心非佛。」曰：「除此二種人來，如何指示？」祖曰：「向伊道不是物。」曰：「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？」祖曰：「且教伊體會大道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祖曰：「即今是甚麼意？」

僧問：「如何得合道？」祖曰：「我早不合道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祖便打，曰：「我若不打汝，諸方笑我也。」

有小師耽源行脚回，於祖前畫箇圓相，就上拜了立。祖曰：「汝莫欲作佛否？」曰：「某甲不解揑目。」祖曰：「吾不如汝。」小師不對。

有僧於祖前作四畫，上一畫長，下三畫短，曰：「不得道一畫長，三畫短，離四句、絕百非，請和尚答某甲。」祖乃畫地一畫，曰：「不得道長短，答汝了也。」

祖令僧馳書與徑山欽和尚，書中畫一圓相；徑山纔開見，索筆於中著一點。後有僧舉似忠國師，國師云：「欽師猶被馬師惑。」

有講僧來問曰：「未審禪宗傳持何法？」祖却問曰：「座主傳持何法？」主曰：「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。」祖曰：「莫是獅子兒否？」主曰：「不敢。」祖作噓噓聲，主曰：「此是法。」祖曰：「是甚麼法？」主曰：「獅子出窟法。」祖乃默然，主曰：「此亦是法。」祖曰：「是甚麼法？」主曰：「獅子在窟法。」祖曰：「不出不入是甚麼法？」主無對。遂辭出門。祖召曰：「座主！」主回首。祖曰：「是甚麼？」主亦無對。祖曰：「這鈍根阿師！」

洪州廉使問曰：「喫酒肉即是，不喫即是？」祖曰：「若喫是中丞祿，不喫是中丞福。」

藥山惟儼禪師初參石頭，便問：「三乘十二分教，某甲粗知，常聞南方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實未明了；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」頭曰：「恁麼也不得，不恁麼也不得；恁麼不恁麼總不得，子作麼生？」山罔措。頭曰：「子因緣不在此，且往馬大師處去。」山稟命恭禮祖，仍伸前問。祖曰：「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，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；有時揚眉瞬目者是，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，子作麼生？」山於言下契悟，便禮拜。祖曰：「你見甚麼道理，便禮拜？」山曰：「某甲在石頭處，如蚊子上鐵牛。」祖曰：「汝既如是，善自護持。」侍奉三年。一日，祖問之曰：「子近日見處作麼生？」山曰：「皮膚脫落盡，唯有一真實。」祖曰：「子之所得，可謂協於心體，布於四肢；既然如是，將三條篾來束取肚皮，隨處住山去。」山曰：「某甲又是何人，敢言住山？」祖曰：「不然，未有常行而不住，未有常住而不行；欲益無所益，欲為無所為，宜作舟航，無久住此。」山乃辭祖。

丹霞天然禪師再參祖，未參禮，便入僧堂內，騎聖僧頸而坐。時大眾驚愕，遽報祖。祖躬入堂，視之曰：「我子天然。」霞即下地禮拜曰：「謝師賜法號。」因名天然。

潭州慧朗禪師初參祖，祖問：「汝來何求？」曰：「求佛知見。」祖曰：「佛無知見，知見乃魔耳。汝自何來？」曰：「南嶽來。」曰：「汝從南嶽來，未識曹溪心要。汝速歸彼，不宜他往。」

祖問僧：「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湖南來。」祖云：「東湖水滿也未？」云：「未。」祖云：「許多時雨水，尚未滿。」(道吾云：「滿也。」雲岩云：「湛湛地。」洞山云：「甚麼劫中曾欠少？」)

江西馬祖道一禪師語錄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